

經部

三家詩拾遺卷八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小雅

節南山

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　韋昭曰節南山平王時作

按四章瑣瑣姻婭則無膴仕豈江都所云無推讓之風耶若爭田之訟如下篇皇父徹我牆屋田卒汙萊大雅瞻卬所云人有土田汝覆奪之是也

節彼南山　憂心如惔（韓作炎說文作㸃同）　何用不監

韓傳節視也監領也（釋文）

昊天不慵降此鞠凶

韓傳慵作庸易也（釋文）　薛君曰萬人顒顒仰天告愬（文選注）

以庸為易言天之降訩必俟其惡稔而降不易降也

四牡項領　蹙蹙靡所騁

魯詩劉向曰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髾无膚其行次且此之謂也新序

韓詩薛君曰騁馳也文選注

鄭氏以四牡為人君所駕今但養大其領而不為用喻大臣自恣不為王用與劉說同非奔走勞敝

之狀

正月

正月繁霜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魯詩霜降失節不以其時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俱劉向政事疏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視天夢夢

韓傳夢夢惡貌釋文　外傳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董仲舒曰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以號為名嫉邪思正其義亦長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至於民無所措手足為害大矣幽王寵妾為妻訛言以是為非名之不正莫斯為甚是可哀也

天夭是椓天夭蔡邕作夭夭椓作加韓作𢱧

張衡曰逮逮方轂天夭亦加天通妖

十月之交

齊詩翼奉曰竊讀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

梅福曰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交本傳　孟康曰十月之交刺后族太盛也

魯詩鄭氏曰此為厲王之詩經師移易其次第耳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詩譜

顏師古述魯詩作厲王詩知鄭所云亦本魯詩並

緯書之說　按中樞摘雒貳曰昌受符厲倡嬖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川潰納小人家伯罔㦲震推度灾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日及其食也君弱臣强故天垂象以其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為君辰為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為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為臣秉權而為政故辛之言新隂氣盛而陽微生其君細弱而任卯臣也以上

緯書皆指厲王夫國語明載幽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所謂山冢崒崩也是年三川竭所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王基杜預以長歴推之斷其非厲王之詩甚明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魯訓厲王無道内嬖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食為不善也谷永傳顔師古述魯訓

韓詩内傳月食非常也比之日猶常也日食則不臧

矣漢書天文志注引傳

按魯詩如鄭氏自此篇至小宛皆厲王詩而韓詩異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 艷妻煽方處魯作閻妻煽方熾

魯詩閻妻驕煽日以不臧顏師古注閻妻嬖寵之族也皇父卿士番維司徒皆以刺厲王淫於色故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為官

按谷永疏又有抑褒閻之亂語或魯詩別有可証歟艷緯書又作剡

抑此皇父　不憖遺一老　韓傳抑意也（意音噫）憖閒也

（釋文）

雨無正

劉安世曰少讀韓詩雨無極篇序曰雨無極大夫刺幽王也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集傳）

淪胥以鋪（韓作熏胥以痛又作熏胥魯齊韓皆作熏熏顔師古曰謂相熏蒸也）

韓傳熏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太甚也（漢書注）

小旻

謀猶回遹韓作泬 韓詩薛君曰回泬邪僻也文選注

諗諗訿訿韓諗作潝 韓傳不善之貌爾雅不供職也

民雖靡膴韓作腜 韓傳靡腜猶無幾何釋文

王肅膴讀作幠大也言無大有人也意同韓

小宛

翰飛戾天韓戾作厲 韓詩厲疾也文選注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

韓傳填作瘨苦也鄉亭之繫曰岸朝廷曰獄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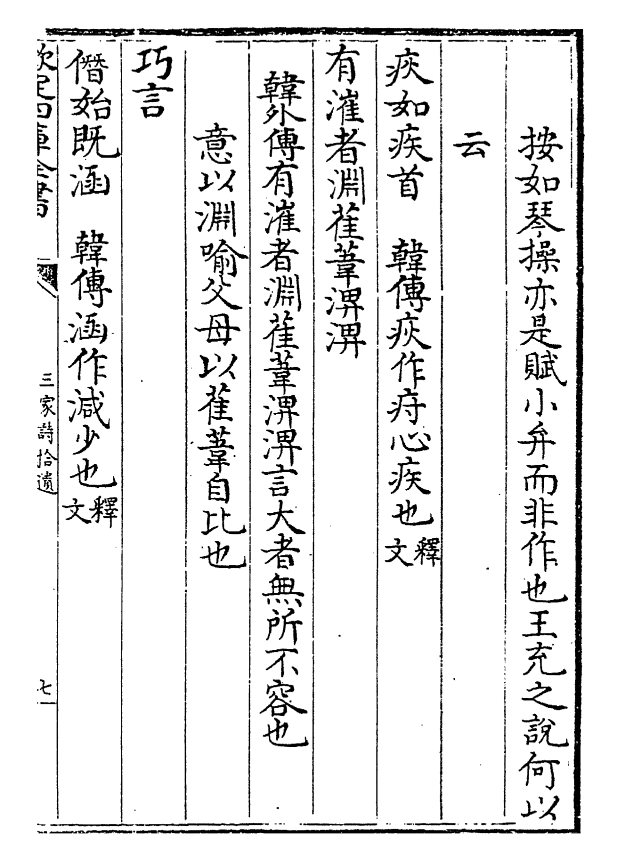
小弁

趙岐曰小弁伯奇之詩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詞也孟子注

孫疏謂伯奇當是宜臼然魯詩原作伯奇也

魯詩王充曰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曰維憂用老論衡

蔡邕曰伯奇既逐履霜以足採葶花以食其隣大夫閔之乃賦小弁琴操



按如琴操亦是賦小弁而非作也王充之説何以云

疢如疾首　韓傳疢作疛心疾也釋文

有漼者淵萑葦淠淠

韓外傳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無所不容也意以淵喻父母以萑葦自比也

巧言

僭始既涵　韓傳涵作減少也釋文

匪其止共韓作恭維王之卬

魯詩劉向曰此傷奸臣蔽主以為樂者也說苑

韓外傳匪其止恭言不恭其職事而病其王也

躍躍毚兎遇犬獲之

韓傳作趯趯往來之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兎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獲之司馬彪史記注

何人斯

我心易也 韓傳易作施善也釋文

伯氏吹塤仲氏吹箎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魯詩世本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箎　譙周古史古有塤箎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

韓詩盟詛所用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　禮記正義許氏引傳

谷風　將恐將懼　韓傳將將辭也　釋文

蓼莪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韓傳怙賴也恃負也　釋文

大東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韓外傳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

佻佻公子韓佻作嬥　粲粲衣服韓粲作采

韓詩嬥嬥往來貌釋文　薛君曰采采盛服貌釋文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韓詩太白晨出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史記注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外傳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衆於下則在位者非其人也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言有其位無其事也

四月

百卉具腓亂離瘼矣

韓詩薛君曰腓變也言俱變而為黄也瘼散也文選注

無將大車

荀子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

慎取友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大畧篇

魯傳周大夫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

韓外傳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小人始則曲意以奉君子一旦得志反逐君子千古一轍進人不可不慎也毛詩以為刺大夫將小人與三家同

鼓鐘

韓詩鄭氏曰昭王之時鼓鐘所為作也鄭注中候握河紀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韓詩以雅以南下有韎任朱離句見後漢陳禪傳

韓詩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惟南可以和於樂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後漢書注王者舞六代之樂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也文選注

陳忠劾陳禪疏云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云毛詩

無𩁹任朱離之文蓋齊魯詩也今按薛君之訓則韓亦有此句矣毛傳亦有𩁹任朱離之訓但無詩文 如薛君說則南當為南夷之樂非二南也

楚茨 苾韓作馥 芬孝祀 韓詩薛君曰馥香也文選注

信南山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韓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畂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畂

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畞八家為隣家得百畞餘夫各得二十五畞家為公田十畞餘二十畞共為廬舍各得二畞半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

此當合何休班固叅以左國觀之始明

甫田

倬彼甫田　韓傳倬作菿音卓卓也大也釋文

大田

秉畀炎火 有渰 韓作弇 淒淒興雨 韓作雲 祁祁

韓傳秉作卜報也 釋文 外傳有弇淒淒興雲祁祁以是知太平之無飄風疾雨明矣

韓意以為是太平之風雨則知詩非刺時矣下章以介景福義同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韓外傳人事修則順於鬼神順於鬼神則降福孔皆

裳裳者華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荀子曰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伸變化也　魯詩劉向

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裨冕厲戒立於廟堂之上有

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經立於喪次賔客弔唁無

不哀者被甲纓胄立於桴鼓之間士卒無不勇者故

仁足以懷百姓禮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强足

以拒患難勇足以率三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

新

序

桑扈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賈誼曰胥相也祜大福也新書

匪儌匪傲　飲酒者不儌幸不傲慢則福禄就而求之漢五行志注引詩

鴛鴦

戢其左翼　摧之秣之

韓詩戢捷也捷其噣於左也摧莝也猶食也釋文

按禽鳥之宿皆捷其噣於翼後人多不省覽此注

頍弁　先集維霰　韓詩薛君曰霰散英也文選注

天將雪六花先散為英毛以為暴雪不如韓長

車舝　以慰我心　韓傳慰作慍恚也釋文

青蠅　袁孝政曰衛武公信讒詩人刺之按袁說見劉子注疑誤

搆我二人　韓傳搆亂也釋文

賔之初筵

韓詩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賔初就筵之時賔主秩

秩然俱敬也賔既醉止不知其為惡也後漢書注

朱子以是詩與抑戒相似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然詩曰大侯既抗曰烝衎烈祖明是天子燕射擇賔祭祀之禮詩所謂賔乃武公之自謂蓋入為卿士為王之賔也韓亦未嘗指為武公之賔

威儀反反韓作昄昄　韓傳昄昄善也釋文

魚藻　有頒其首　韓傳頒衆貌釋文

魚之在藻衆首向上猶臣侍君飲莫不仰首向上視君也下章有莘其尾則燕畢而散矣

采菽

孔鮒曰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叢子　韋昭曰王錫諸侯命服之樂也國語注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韓外傳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

平平左右　韓傳作便便便左右閑習之貌釋文

紼纚維之　福禄膍之　韓傳纚筰也膍作肶厚也釋文

筰大索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木㑹竹為大索

角弓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韓傳良善也言王者所為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之漢書注　外傳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如食宜饇韓作儀　雨雪瀌瀌韓作麃麃　見晛曰消韓作曣晛聿消

韓傳儀我也曣晛日出也釋文

魯詩劉向曰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小人道消

則政日治故為泰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與易同義封事

都人士　孔頴達曰首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首章　按春秋襄十二年傳引此行歸于周二句服虔曰逸詩也蓋據三家詩言之也禮記緇衣長民者衣服不貳節全引首章則三家失之矣　緇衣引此乃美其君子而思念之詞毛傳引之以為傷今思古之詩

黍苗　韋昭曰道名伯述職勞來諸侯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荀子曰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焉詩云云

白華

英英韓作決決白雲念子懆懆韓作怖

韓傳決決雲貌怖怖意不悅好也釋文

緜蠻

韓詩薛君曰緜蠻文貌文選注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董仲舒曰先飲食而後教誨言治人也

三家詩拾遺卷八

三家詩拾遺卷九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大雅

文王

齊詩翼奉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毋若殷王受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按呂氏春秋引首二句亦云周公作詩以繩成王

之德三家之說皆同毛序云受命作周未嘗言其帝制為天子也自緯書有改正易朔之說康成據之以說經所以不免為王肅之深譏也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魯詩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以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齊詩匡衡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之首章貴至德之本也

無遏爾躬　韓傳遏病也釋文

大明

昭事上帝聿古作允懷多福

董仲舒曰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

俔天之妹　韓傳俔作磬譬也釋文說文譬喻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董仲舒曰人孰無善善不一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不足以立功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知天道之常也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韓作亮

魯詩劉向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別錄

韓傳亮相也釋文　按爾雅釋詁云亮者介尚右也左

右亮也轉以亮為訓

緜

緜緜瓜瓞　自土(齊作杜)　沮漆　韓傳瓞小瓜也(釋文)

齊詩顔師古曰齊詩自杜沮漆言公劉遷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漢地理志注)

周原膴膴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

韓傳膴膴美也度填也(釋文)

說文捄盛土於虆也陾陾築墻聲則度是填土於

墻之意毛訓度為居非也羮羮人衆聲

臯門有伉 韓傳伉作閌盛也釋文

棫樸

賈誼容經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王厚齋曰此即選左右之說 董仲舒曰文王受天命以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代崇其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

郊詞也其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詞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詞者知文王受命則郊郊郊乃伐崇

鄭箋大意略同蓋魯詩說也按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文為方伯興師伐崇宜行諸侯宜社之禮而詩云爾者受殷王之命而專征郊亦殷王之命也周公作此追崇功德故以追王之禮稱王蓋受王命行

郊即受天命耳江都以文王王天下而自行帝制行郊非是但詩先言左右奉璋後言六師及之是先郊後伐甚明也

左右奉璋　六師及之

董仲舒曰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言文王之伐崇也春秋繁露　班固曰六師及之言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白虎通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魯詩言其質美也說苑

旱麓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韋昭曰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豈弟矣國語注

國語夫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

有此釋詩意甚明韋昭之注不必盡出三家附而

録之見古義之可從耳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韓詩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淵中文選注

薛君之意蓋以鳶魚喻干禄之君子以戾天躍淵

喻其干禄之豈弟故曰喜樂而躍淵以興文王作

人之雅化與中庸斷章引詩之意不同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　韓詩薛君曰載設也後漢書注

思齊

思媚周姜　太姒嗣徽音

魯詩劉向曰太姒號曰文母思媚大姜旦夕勤勞以盡婦道文王理外太姒理内生十子也列女傳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魯詩劉向曰大學之教也說苑

皇矣　齊詩匡衡曰言天以文王之居為都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韓作殪

韓詩薛君曰菑反草也殪因也因高塡下也文選注

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韓外傳太伯知太王賢昌欲季為後也去之吳太王將死謂季歷曰女往讓兩兄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伯謂仲曰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
太王既死王季不顧宗社被喪服遠而之吳非理也羣臣既欲立季而伯復商之於仲似存繫戀尤非理

維此王季〔韓作文王與左傳同〕貊其德音

韓傳貊作莫定也〔釋文〕此章韓詩與左傳俱作文王王肅注亦同按上章受禄無喪奄有四方既指文王則此章亦指文王為是即毛傳克順克比亦全據左傳為説是毛詩本作文王可見矣孔氏頴達曰經涉亂離故師有異讀耳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侵阮徂共　以遏徂莒

韓詩畔援武強也羨願也〔釋文〕

魯詩鄭氏曰阮徂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拒其義兵爰整其軍旅以却止徂國之兵

張融曰魯詩以阮徂共皆國名與毛不同

無矢我陵

韓詩薛君曰四平曰陵文選注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賈誼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民悅其德義則傚而象之也新書

董仲舒曰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為云爾春秋繁露

按不識二句康衢之謡有之賈生之言似本古說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齊詩伏湛曰湛從匡衡受齊詩文王受命征伐五國必先詢

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著蔡以定行事故謀則

成卜則吉詩云云崇固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

俟時而動故三分天下有其二漢書

崇墉仡仡　韓詩仡仡搖也釋文

靈臺

魯詩劉向曰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萬物之始也說苑

班固曰天子之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白虎通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賈誼曰文王有志為臺令近規之民聞之者麇裹而

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勿趨以疾新書

孔叢子云文王之興六州之衆各以子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成蓋不日成之非如集傳所云不終日而成也賈說正同

王在靈囿　王在靈沼

賈誼曰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於魚鼈咸若攸樂而况人乎新書

韓詩薛君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文選注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韓傳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也言璧者取辟有德之義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雝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内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潔清也正義

公羊疏 又春旱使人禱於山川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自責曰政不一歟民失職歟宫室崇歟苞苴行歟讒夫倡歟婦謁盛歟公羊疏引内傳 班固曰天子立辟雍何

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壁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雍水象教化之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也

文王有聲　文王烝哉　韓詩烝美也（釋文）

築城伊淢　王公伊濯　韓詩淢作洫深也濯美也（釋文）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魯詩晏安也翼敬也言文王貽其孫以善謀以安敬之道貽其子子謂武王也（班彪傳注）

生民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魯詩司馬遷曰姜原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悅欲踐之踐之而心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劉向曰姜嫄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列女傳　鄭氏曰帝上帝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

之處心體歆歆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遂有娠而肅戒不復御生子而養長名曰棄毛詩箋

按鄭異義云詩魯齊韓春秋公羊說皆無父感天而生故與毛傳不同蓋鄭信緯書故不主毛傳也朱子亦遵鄭說宋惟蘓老泉與鄭異而已

附

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　中候稷起曰耀倉稷生感跡　昌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興曰契卵生稷迹乳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魯詩司馬遷曰姜原以棄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践從置之林中會山林多人遷而棄渠中之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之

褚少孫曰后稷母姜嫄出見巨人跡而履践之知於身則生稷姜嫄以為無父賤而棄之牛羊避不践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

之乃取長之堯知其賢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述詩傳

茀韓作拂厥豐草 韓詩薛君曰拂弗也文選注

鳬鷖 鳬鷖在亹 韓詩薛君曰亹水流也文選注

假樂

顯顯中庸作憲令德保佑命之

鄭氏中庸注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正義曰此齊魯

韓詩

板

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魯詩劉向曰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說苑

牖民孔易

韓外傳聖王之教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故民之從命也速詩云云

蕩

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韓外傳夫人性善非得聖帝明王扶攜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云云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外傳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詩云云

毛傳背無人側無人無陪貳無卿士義與韓同

天不湎爾以酒　韓傳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釋文

抑

韓詩侯包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侯包傳韓詩學

事詳國語抑作懿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董仲舒曰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春秋繁露

覺毛訓為直鄭改為大以禮記引此二句以有覺作有梏耳似江都義長韓詩外傳亦云貴名自揚天下

曰喪厥國　韓詩曰作聿語辭也釋文

烝烝　征以中垢　韓外傳征以中垢闇行也

雲漢

董仲舒曰宣王之時天下大旱歳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春秋繁露

倬韓作對彼雲漢

韓詩對彼雲漢宣王遭旱仰天也薛君章句文選注

蘊隆蟲蟲韓作鬱隆烔烔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

董仲舒曰宣王自以為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春秋繁露

韓詩鬱隆為暑耗惡也釋文

我心憚暑　胡寧瘨我以旱　韓傳憚苦瘨作疹重也釋文

崧高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韓詩鄭氏曰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禮記注

孔穎達曰鄭注禮記未見毛序故以申甫為仲山甫按鄭所主乃韓詩之說觀下所載外傳可見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韓外傳周德大壞廢於厲王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

反正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天下翕然
向風咏宣王之德詩云云

烝民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韓外傳民之秉德所以則天也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韓外傳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善非道諛也正言直
行指人之過非指毀也詘柔順從剛強與物周流道
德不外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董仲舒曰德輶如毛言其易也春秋繁露

韓外傳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

按荀子曰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積微者積細微以成全德也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韓詩杜欽曰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

漢書本傳鄧展注韓詩以為封於齊

按齊為太公封國未見宣王時復封於齊毛傳亦

同孔疏云不知所出

韓奕

有倬其道 幹不庭方

韓傳倬作晫明也釋文 薛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非

而正之文選注

江漢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

韓外傳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　内傳肇長也釋文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爾文人錫山土田

韓外傳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户七錫弓矢八錫圭瓚九錫秬鬯

常武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班固曰王制爵人於朝與衆共之詩云云祭統曰古者人君爵有德必於太祖白虎通

按毛傳王命南仲於太祖皇父為太師而鄭箋改之曰宣王命卿士為大將用其以南仲為太祖者今之太師皇父是也蓋以南仲為文王時人今所命者皇父是其後人也孫毓云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之廟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

為太祖也箋義為長按南仲太祖自當如鄭箋以南仲為太祖者今之太師為是但遣將如祭統所言未嘗不可在太祖之廟也亦不可不知

鋪敦淮濆　韓傳鋪作敷大也敦迫也釋文

三家詩拾遺卷九

三家詩拾遺卷十

郴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三頌

清廟

魯詩劉向曰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其德

齊詩韋𤣥成曰清廟之詩言交神之事無不清静

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徳故登歌清廟

一章也後漢祭祀志東平倉王引傳 班固曰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漢郊祀志

禮記升歌清廟示德也孝經曰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即清廟詩序也四家皆無異義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魯詩尚書大傳曰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

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聲愀然若復見文王之身　孔安國曰穆為敬之容　又曰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書傳　王褒曰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廟　蔡邕曰取其宗祀之清貌曰清廟獨斷　賈逵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左傳注

維天之命　韓傳維念也釋文

維清　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左傳注　以維清為象武四家皆同即季札見舞象箾南籥之

象成童所舞文王之樂若樂記所云下管象武明堂位象謂周頌武也則大武之詩武王之樂也墨子曰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名曰象武匪可混而為一

烈文 無封靡于爾邦 韓傳薛君曰靡好也文選注

天作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徂矣韓作徂者岐字屬下句三家同

韓傳岐道雖僻而人不遠外文選注 薛君曰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

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 薛君本傳

昊天有成命

賈誼曰叔向曰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有大德而功未就武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早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 新書

按國語載叔向之言與新書畧同其以二后為文武以成王為成王誦即三家亦無異義毛序以為

郊祀天地之詩其傳全引國語以二后指文武則成王即成王誦甚明乃鄭氏泥於頌詩作自元公無成康以後之詩遂以成此王功為說於是韋昭據之以注國語賈逵孔穎達恪守鄭箋反謂古人指叔向因其節文比義取象理頗濫於經意不必盡與本同不亦重經師而厚誣古人哉夫成康上繼文武安得謂無頌詩頌亦安見必出周公之手朱子詩序駁義之說當矣

夙夜基命宥密一作謐

賈誼曰謐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新書

此所言命正所謂意不必與本同者也禮記引此一句曰無聲之樂也謂後天奉若而不違無聲臭之可聞也其旨至微賈說姑存而勿論

時邁

薄言震之莫不震疊震韓作振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薛君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疊應也美成王

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莫不動而聽其政教後漢書注外傳王者之論德也不尊無德不官無功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給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左傳國語明以武王克商而作此詩與樂記武成皆合而韓以為美成王之詩以未見左國故耳外傳尚無乖異

執競 韓詩執服也鄭箋引傳

按韓意謂能服彊者武王也天下無彊之不服是維武王之烈也鄭既從毛訓執為持又引韓說如此

思文　貽我來牟　韓詩薛君曰大麥也文選注

按廣雅麳小麥麰大麥經言來牟當兼二麥但韓詩來牟本作嘉麰似止大麥也

噫嘻　播厥百穀　韓詩薛君曰穀類非一故云百也文選注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在此無斁

韓詩薛君曰鷺潔白之鳥也西雝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後漢書注射厭也後漢曹大家傳注

毛以雝為澤鷺是水鳥之在澤者無取於西之義如以鷺興辟雍學士之潔白則非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矣姑存其說可耳

豐年

萬億及秭　為酒為醴

韓傳陳穀曰秭釋文　薛君曰醴甜而不泲也文選注

按秭字承上萬億而及之當依毛傳作數解

潛

韓傳作涔潨魚池也釋文

雝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

魯詩劉向曰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

外故得盡其懽心以事其先祖詩云云言羣臣皆以和來也封事

武　耆定爾功耆韓巨移反　韓詩鄭氏曰耆老也言年老乃定女之此功不汲汲於誅受也箋異毛傳

閔予小子

嬛嬛齊作煢在疚　念茲齊作我皇祖陟降庭止

齊詩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又曰成

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漢書本傳　顔師古曰陟降庭止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漢書注

敬之　毋曰高高在上日鑒在兹

齊詩匡衡曰言天之日鑒王者之處也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　自求辛螫（韓作赦）　拚飛維鳥　韓傳懲苦也赦事也（釋文）　薛君曰拚飛貌（文選注）

載芟　其耕澤澤（韓作驛驛）　緜緜（韓作民民）其麃

韓詩驛驛盛貌（文選注）　傳曰民民衆貌（釋文）

絲衣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魯詩劉向曰言以内及外以小及大也（說苑）

酌　董仲舒曰周公輔成王作勺樂以奉天（春秋繁露）

按毛傳周公居攝六年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

奏之蓋祭廟奏天樂章古亦通用耳三家之說皆同

遵養時晦　韓外傳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左傳遵時養晦者昧也杜預謂武王遵天之道須晦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與鄭箋同韓言養之至於晦昧乃伐而取之亦是此意

桓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齊詩匡衡曰傳曰一家正而天下定矣

般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　於繹思

班固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太山也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白虎通

班說近於後世封禪之說當分別觀之　於繹思三字毛詩無之崔靈恩採三家本有此句

駉

有驒有駱　韓詩驒白馬黑鬣也釋文

泮水

屆此羣醜　狄韓作鬄彼東南　憬韓作獷彼淮夷

韓詩屆收也收斂得此衆聚　鬄除也獷覺悟之貌

俱釋文

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　稙穉菽麥

韓詩枚枚閒暇無人之貌稙長稼也穉幼稼也釋文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白牡騂剛　不震不騰

韓傳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霸爵臣者王

白虎通引傳　班固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周公薨天為

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

興也白虎通　傳曰騰乘也釋文

附春秋繁露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牛必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貴其大也　武帝使張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羣臣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仲舒對曰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使祭以白牡上不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以為報德之禮　臣湯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土魯緣何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

傳成王成王遂及於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合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　臣湯問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按江都以為白牡尚純用以祭周公騂剛尚赤魯郊同於天子分白牡騂剛為二義亦可通至以魯之郊為成王所賜則後儒多辨其不然蓋明堂位之文實出漢初諸儒之手遂為莽歆之藉口耳

新寢韓作　廟奕奕奚斯所作

韓詩曹褒曰奚斯頌魯本傳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所作新廟奕奕然盛也後漢書注

那

魯詩司馬遷曰襄公之時修行仁政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

曹褒曰考父咏殷後漢本傳

按史記春秋世家列傳於二傳國語皆其籃本非

諸家不見二傳者可比獨解詩專用魯說不以左國
是正豈史家不貴研經耶

韓詩邠美襄公也（裴駰史記索隱引薛君章句）

玄鳥

魯詩司馬遷曰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　劉向曰簡狄與娣妹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墮之五色甚好簡狄得而吞之遂孕生契　鄭氏曰降下也天使鳦下生商者謂鳦遺卵娀

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　又褚少孫曰湯之先為契契母與姊浴於玄丘水有燕啣卵墮之契母含之誤吞之即生契立為司徒姓之曰子子者茲茲益大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殷質號也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述詩傳

按屈原天問云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則吞卵生商之說自春秋以後有之緯書中候

契握曰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契封商鄭氏據以解經遂成千古疑義愚謂稷契皆無人道而生何以稷棄而契不棄乎蓋姜原簡狄同為帝妃履跡吞卵事或有之不過聖人降生之徵履跡吞卵之後進御於嚳因而有娠理之至常豈無人道而生者若稷之被棄自因生而不育形狀有異之故已詳生民詩中

奄有九有韓作域　大糦是承

韓詩薛君曰九域九州也文選注 傳曰禧大祭也釋文

長發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魯詩鄭氏曰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娀之國亦始廣大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商王因以為天下號故曰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 韓傳撥作發明也釋文

聖敬日躋

韓詩薛君曰言湯聖敬之道上聞於天也文選注

敬之日躋上聞於天故能齊帝命而不違其義精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古作畷郵

鄭氏曰畷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義為下國諸侯在畷民之處所使不離散也禮記注正義此引齊韓魯詩也

為下國駿厖　齊詩厖作駹馬也漢書注

苞有三蘖　韓詩蘖絕也釋文○言壞木復生萌芽絕之弗使其生

殷武

鄭氏異義曰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

王皆以時毀

撻彼殷武　韓傳撻達也釋文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

韓序楚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注引韓詩序

勿予禍適　韓詩適數也釋文

商邑韓作京師翼翼四方之極韓作是則　韓傳翼翼盛也後漢書注

齊詩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而懷鬼方也　師古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

效乃四方之中正也

按齊詩之意言因商邑之禮俗追原成湯之遺烈知高宗之伐鬼方而四方莫不來享來王者皆祖宗締造之遺烈也非以是詩為成湯之詩

旅楹有閑　韓詩薛君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文選注

三家詩拾遺卷十